

# 坦白余罪背后的较量

□法治报记者 徐荔  
法治报通讯员 袁尧君

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……”凌晨 1 点，上海市新收犯监狱的监房内，王海（化名）辗转反侧、焦虑不安，看着其他服刑人员一个个都早已入睡，他在心里问了不下一百遍个“怎么办”，但依旧没有答案。然而，王海不知道，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监控全部记录了下来。他到底在焦虑何事，为何睡不着？新收犯监狱的民警一点点揭开了谜底……



16 岁，一个本应在学校里念书，对未来拥有无限憧憬的美好年纪，但王海却早已辍学。从小跟随父母来上海打工的王海对学习一直没有太大的兴趣，到了青春叛逆的时期，他更是不愿听父母的话，总是和一帮“哥们”混在一起，过着游荡的生活。然而，这种逍遥自在的“好日子”没过多久，王海就因盗窃罪被判刑 6 个月，他的人生路也就此走歪，开始了频繁触犯法律的生活。

2017 年，王海 21 岁的生日又是在看守所里度过的，没有祝福也没有蛋糕，有的只是无比的烦躁和焦虑。王海的生日过去没几天，法院判决就下来了，与前几次几个月、一年的较短刑期相比，这次的判决结果远远超出王海的预料——17 年 6 个月。其实，王海如果静下心来想想，他多次抢劫、盗窃、强奸，累犯、惯犯，这样的判决结果其实并

经过初次交锋，尽管王海什么都没有承认，但小袁出于职业敏感，总觉得王海有些异样，可能不会这么简单。小袁凭借工作经验，决定要对王海格外“关注”。就在小袁琢磨着如何再和王海“较量”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“惊喜”出现了。一天，小袁刚上班，监组长就报告，王海想找民警谈心。

“难道真是主动坦白案子？”小袁心里暗想，“不管怎么样，都要再会会他！”“报告警官，对不起，上次您找我谈话后，我感到很受教育，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考虑，我还有个案子应该主动坦白出来……”

鉴于王海的服刑经历，综合考虑他这次服刑的罪名及其他相关信息，监区认为，王海身负其他重大余罪的可能性极大。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让王海开口。

就这样，在民警们的集思广益下，一个让王海尽快开口的深挖方案迅速酝酿了出来。

王海第一次被判刑的原因就是犯了盗窃罪，后来又实施抢劫、强奸等罪行，而且多是数罪并罚。那么，他的余罪很有可能还是这几类，如果是这样，在正常情况下，他在实施抢劫或强奸过程中，肯定会发生肢体的冲突，也会遭到被害人的极力反抗，并就此

一切尽在计划中，小袁从王海的一系列表现能感觉到，距离他主动坦白的的时间不会太远了。

血抽完了，让王海没想到的是，袁警官并没有把他带回监区，而是和另两名防暴队队员将他押送到了隔离室，单独关押了起来。王海一进隔离室，几乎就瘫坐在了地上。

“好好想想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！”小袁

## 行为异常 疑有余罪

不让人意外。

没多久，王海就到新收犯监狱服刑，这已是他成年后第三次被送进新收犯监狱了。有了前两次的经历，王海对这里已不再陌生。新收犯监狱的场所环境并没有太多的变化，但王海那时还没意识到，他却已不再是原来的他……

又是“坦白检举”大课教育时间，王海努力回忆前两次服刑上大课时的情景和心情，但总感到很模糊，并没有什么特别印象。所以这次，王海听得很认真很仔细。

“坦白从宽，检举有功！”王海的脑海里一直在想着监狱民警在大课上讲的这句话，不过

## 初次交锋

王海的样子很诚恳。接着，王海坦白了他参与的另一起入室盗窃案，不过涉案价值并不大。

小袁马上和其他民警一起制作笔录。期间，王海对坦白的案件供述得非常详细，但小袁发现了一个细节：王海讲完案件后，发出了一连串的询问“警官，我已经判这么长时间了，这么小的案子应该不会加刑了吧？”

## 再次较量

留下毛发、表皮、液体等生物组织，这就为生物技术鉴定提供了对比。

事不宜迟！第二天一上班，小袁又与王海进行了“较量”。

“坐吧，你能主动坦白余罪，说明你还是想改造好的。”小袁先对王海坦白盗窃余罪表扬了一通。而就在接下来的谈话过程中，小袁突然被另一名监狱民警叫了出去。他们谈话的声音很小，王海听不清楚，但他明显

## 防线崩溃 交代余罪

口气严厉地告诫王海。

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……”又是一连串的自问，王海的心更乱了。一天过去了，袁警官也没有过来，王海感到在隔离室的每一秒都是一种煎熬。他终于明白，要想

## 疑有余罪

同时，他也想到了民警提到“加刑”的例子。

“坦白、检举、从宽、有功、加刑……”王海感到脑子有点乱。大课结束后，回到监区，主管民警再次逐一对服刑人员进行谈话教育、政策引导。轮到王海时，民警小袁先和王海聊起了家常：“这几天感到怎么样？还适应吗？和前两次相比有什么变化？”

“警官，我感到挺好的，谢谢警官关心！”王海套公式般地回答道，他脑海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。

“今天坦白检举大课上完，有什么想法吗？警官讲的都听清楚了吗？”小袁的提问似乎打断了王海的思绪，王海的回答有点支支

## 投石问路

“警官，一般多大的案子才会加刑啊？”“如果加刑，会被判成无期或者死刑吗？”

小袁觉得王海的语气有些急切，而且似乎一直是在打听政策兑现问题。此时，小袁已毫无王海主动要求谈心、坦白盗窃余罪之初的惊喜，而是愈发感到蹊跷，总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

很快，小袁再次得到信息，王海回到监

## 抽取血液

感到袁警官回来后，面色很凝重。

“王海，我现在很严肃地问你个问题，希望你能如实回答，不要错过了机会，明白吗？你身上到底还有没有其他事情？”小袁直奔主题。

王海有些紧张起来，但片刻停顿后，还是坚称“没有其他案子了”。

“那好吧，我现在带你去趟医务室抽个血。”

## 交代余罪

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！是福是祸，终究逃不掉的。

第三天，王海在看到小袁的一刹那，眼泪竟夺眶而出：“袁警官，我什么都交代，全部交代！”

吾吾：“听、听清楚了。”

看着王海的反应，小袁下意识地在脑内“搜索”王海的相关信息：自幼随父母来沪、小学毕业、无业、4 次前科劣迹，而且是在同一地域作案，作案手段雷同。王海这次进来，身上会不会还有余罪？小袁在心里对王海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此时，王海主动提出了疑问：“警官，坦白从宽，是不是也要加刑？”

“这要看情况的，不一定都要加刑，怎么？是不是还有其他事情？”小袁试探性地回答道。

“没有，没有，我怎么可能还有其他事情，这次都已经判这么重了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”王海矢口否认。

在接下来的谈话中，王海的反应似乎恢复正常，他一再坚称自己“没有其他事情了”。

舍后还再不断私下向其他服刑人员打听坦白余罪的政策兑现情况，还问以前有没有被加刑的，要是抢劫会不会被加刑……王海的这些举动无疑印证了小袁的疑惑，如果王海身上只有已经坦白的涉案金额并不大的盗窃余罪，他至于这么担心吗？难道……小袁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：王海会不会是利用坦白的小案子掩盖其他可能更大的余罪？王海难道是在投石问路？

想到这里，小袁又陷入了沉思，他把与王海交流的整个过程进行梳理后，决定将王海的相关情况详细向监区作汇报。

“警官，为什么要抽血？上次盗窃案的情况我都已经坦白了啊。”王海有些结巴地问。

“也没什么，就是公安那边想提取点你的血液做个生物技术鉴定，和其他案子比一下。”小袁故意轻松地回答说。

说者似无意，但听者心里却已翻江倒海。小袁迅速捕捉到了王海脸色瞬间煞白的变化。来到医务室，王海看到抽血室外还有两名民警。小袁“安慰”王海说道：“他们是公安那边过来等着取你血液样本的，放心吧，现在不会把你带走的！”

尽管如此，王海还是感到两腿有些发软。

果不其然，王海还隐瞒了两起入室抢劫案以及一起强奸案。

全部供述完后，曾经几近崩溃的王海突然感到如释重担，头也不疼了，腿也不软了，他甚至对小袁说：“谢谢警官，我终于可以把心放下来了。”

加刑，对王海来说应是早就想到的必然后果。这也无不验证了那句话：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